

卷上

代宗广德元年，吐番犯便桥。上幸陝，王师不利。常有紫气如车盖，以迎马首。及回潼关，上叹曰：「河水洋洋，送朕东去。」上至陝，因望铁牛，蹶然谓左右曰：「朕年十五六，宫中有尼号功德山，言事往往神验，屡抚吾背曰：『天下有灾，遇牛方回。』今见牛也，朕将回尔。」是夜，梦黄衣童子歌于帐前曰：「中五之德方峩峩，胡呼胡呼何奈何！」诘旦，上具言其梦。侍臣咸称土德当王，胡虏破灭之兆也。黄衣，土之色。中五，土之数。峩峩者，高盛之义也。是月，副元帅郭子仪与大将李忠义、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克复京都，吐番大溃。上还宫阙，图功臣于凌烟阁上，因谓子仪曰：「安禄山僭乱中原，是卿再安皇祚。昨朕蒙尘，卿复戮力，今日天下乃卿与我也，虽图券不足以褒元老。」因泣下沾衣。子仪伏于上前，呜咽流涕曰：「老臣无复致命久矣。但虑衰耄不堪王事，赖仗陛下宗庙社稷之灵，以成微绩。」上因命御马九花虬并紫玉鞭辔以赐。子仪知九花之异，固陈让者久之。上曰：「此马高大，称卿仪质，不必让也。」子仪身長六尺余。九花虬，即范阳节度李德山所贡，额高九寸，毛拳如鳞，头颈鬣鬣，真虬龙也。每一嘶则羣马耸耳。以身被九花文，故号为九花虬。亦有狮子骢，皆其类。上东幸，观猎于田，不觉日暮。忽顾谓左右曰：「行宫去此几里？」奏曰：「四十里。」上遂令速鞭，恐闕夜，而九花虬缓缓然若行五里而已，侍从奔骤无及者。上以为超光、趁影之匹也，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：周穆王有八骏，号超光、趁影、逐日者。自是益加钟爱。既复京师，特赐子仪，崇功臣也。

上尝幸兴庆宫，于复壁间得宝匣，匣中获玉鞭，鞭末有文曰「软玉鞭」，即天宝中异国所献。光可鉴物，节文端妍，虽蓝田之美不能过也。屈之则头尾相就，舒之则劲直如绳，虽以斧钺锻斫，终不伤缺。上叹为异物，遂命联蝉绣为囊，碧玉丝为鞞。碧玉蚕丝即永泰元年东海弥罗国所贡。云其国有桑，枝干盘屈，覆地而生，大者连延十数顷，小者荫百亩。其上有蚕，可长四寸，其色金，其丝碧，亦谓之金蚕丝。纵之一尺，引之一丈，撚而为鞞，表里通莹

，如贯瑟瑟，虽并十夫之力，挽之不断。为琴瑟絃则鬼神悲愁怵舞，为弩絃则箭出一千步，为弓絃则箭出五百步。上令藏之于内府，至朱泚犯禁闱，其鞭不知所在。故水部贾嵩员外所传也。

上寬厚之德出于天然，为儿时常为玄宗器之。每坐于玉案前，熟视上貌，谓武惠妃曰：「此儿甚有异相，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。」因命取上清珠，以绛纱裹之，繫于颈上。上清珠即开元初罽宾国所贡。罽宾国在西海。其珠光明洁白，可照一室，视之则出仙人玉女云鹤绛节之象，摇动于其中。及上即位，宝库中往往有神光异气，掌库者具以事告。上曰：「岂非上清珠耶？」遂令出之，绛纱犹在，乃泫然流涕，徧示近臣曰：「此我为儿时明皇所赐也。」遂令贮之于翠玉函，置之于卧内。忽有水旱兵革之灾，上每虔祝之，无不应验。

大历中，日林国献灵光豆、龙角钗，其国在海东北四万里。国西南有怪石，方数百里，光明澄澈，可鉴人五藏六腑，亦谓之仙人镜。其国人有疾，辄照其形，遂知起于某藏腑，即自采神草饵之，无不愈焉。灵光豆，大小类中国之菘豆。其色殷红，而光芒长数尺，本国人亦呼为诘多珠。和石上菖蒲叶煮之，即大如鹅卵，其中纯紫，秤之可重一斤。上啗一丸，香美无比，而数日不复言饥渴。龙角钗类玉而绀色，上刻蛟龙之形，精巧奇丽，非人所制。上因赐独孤妃。与上同游龙舟，池有紫云，自钗上而生，俄顷满于舟楫。上命置之掌内，以水喷之，遂化为二龙，腾空东去。

上崇奉释氏，每春百品香，和银粉以涂佛室。遇新罗国献五彩毼毼，制度巧丽，亦冠絕一时。每方寸之内，即有歌舞伎乐、列国山川之象。忽微风入室，其上复有蜂蝶动摇，燕雀飞舞。俯而视之，莫辨真假。又献万佛山，可高一丈，因置山于佛室，以毼毼藉其地焉。万佛山则雕沉檀珠玉以成之。其佛之形，大者或逾寸，小者七八分。其佛之首，有如黍米者，有如半菽者。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无不悉具。而更镂金玉水精为幡盖流苏，菴罗薈卜等树，搆百宝为

楼阁台殿。其状虽微，而势若飞动。又前有行道僧徒，不啻千数。下有紫金钟，径阔三寸，上以龟口衔之。每击其钟，则行道之僧礼首至地，其中隐隐谓之梵音，盖关戾在乎钟也。其山虽以万佛为名，其数则不可胜纪。上因置九光扇于岩巘间，四月八日召雨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。是时观者叹非人工，及覩九色光于殿中，咸谓之佛光，即九光扇也。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语于口而退。传之于僧惟籍。

李辅国恣横无君，上切齿久矣。因寢梦登楼，见高力士领兵数百铁骑，以戟刺辅国首，流血洒地，前后歌呼，自北而去。遣谒者问其故，力士曰：「明皇之令也。」上觉亦不敢言，辅国寻为盗所杀。上异之，方以梦话于左右。先是肃宗赐辅国香玉辟邪二，各高一尺五寸，奇巧殆非人间所有。其玉之香，可闻于数百步，虽鑱之于金函石匱，终不能掩其气。或以衣裾误拂，则芬馥经年。纵澣濯数四，亦不消歇。辅国常置于座侧。一日方巾栉，而辟邪忽一大笑，一悲号。辅国惊愕失据，而輾然者不已，悲号者更涕泗交下。辅国恶其怪，碎之如粉，以投厕中，其后常闻冤痛之声。其辅国所居里巷，酷烈弥月犹在，盖舂之为粉而愈香故也。不周岁而辅国死焉。初碎辟邪，辅国嬖奴慕容宫人，知异常物，隐屑二合。而鱼朝恩不恶辅国之祸，以钱三十万买之。及朝恩将伏诛，其香化为白蝶，竟天而去。当时议者以奇香异宝，非人臣之所蓄也。辅国家藏珍玩，皆非人世所识。夏则于堂中设迎凉之草，其色类碧，而干似苦竹，叶细如杉。虽若乾枯，未尝雕落。盛暑束之牕户间，而凉风自至。凤首木高一尺，雕刻鸾凤之状，形似枯槁，毛羽脱落不甚尽。虽严凝之时，置诸高堂大厦之中，而和煦之气如二三月，故别名为常春木。纵烈火焚之，终不焦黑焉。凉草凤木或出于薛王宅。《十洲记》事，「火林有不焚之木」，殆非此类者耶？

鱼朝恩专权使气，公卿不敢仰视。宰臣或决政事不预谋者，则眦睚曰：「天下之事岂不由我乎？」于是上恶之。而朝恩幼子曰令徽，年十四五，始给事于内殿，上以朝恩故，遂特赐禄焉。未浹旬月，同列黄门位居令徽上者，因敍立于殿前，恐其后至，遂争路以进。无何，误触令徽臂，乃驰归告朝恩，以班次居下为同列所欺。朝恩怒，翌日于上前奏曰：「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

，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。」不由绯便求紫。上未及语，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，令徽即谢于殿前。上虽知不可，强谓朝恩曰：「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。」鱼氏在朝，动无畏惮，他皆仿此。其同列黄门寻遭斥逐于岭表。及朝恩被诛，天下无不快焉。

上篡业之始，多以庶务托于钩衡。而元载专政，益堕国典。若非良金重宝，赍赍左道，则不得出入于朝廷。及常袞为相，虽贿赂不行，而介僻自尊，少于分别，故升降多失其人。或同列进拟稍繁，则谓之沓伯。由是京师语曰：「常无分别元好钱，贤者愚而愚者贤。」时崔佑甫素公直，与众言曰：「朝廷上下相蒙，善恶同致，清曹峻府，为鼠辈养资，岂裨皇化耶？」由是益为持权者所忌。至建中初，佑甫执政，人心方有所归。元载末年，造芸辉堂于私第。芸辉，香草名也，出于阆国。其香洁白如玉，入土不朽烂，舂之为屑，以涂其壁，故号芸辉焉。而更构沉檀为梁栋，饰金银为户牖，内设悬黎屏风，紫绡帐。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，屏上刻前代美女伎乐之形，外以玳瑁水犀为押，又络以真珠瑟瑟。精巧之妙，殆非人工所及。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酋帅，即鲛绡之类也。轻疎而薄，如无所碍。虽属凝冬，而风不能入；盛夏则清凉自至。其色隐隐焉，忽不知其帐也，谓载卧内有紫气。而服玩之奢僭，拟于帝王之家。芸辉之前有池，悉以文石砌其岸，中有苹阳花，亦类白苹，其花红大如牡丹，不知自何而来也。更有碧芙蓉，香洁萼萼伟于常者。载因暇日，凭栏以观，忽闻歌声清响，若十四五女子唱焉，其曲则《玉树后庭花》也。载惊异，莫知所在。及审听之，乃芙蓉中也。俯而视之，闻喘息之音，载恶之既甚，遂剖其花，一无所见，即秘之不令人说。及载受戮，而逸奴为平卢军卒，人故得其实。载有龙须拂，色如烂椹，可长三尺。削水精为柄，刻红玉为环钮。或风雨晦暝，临流沾湿，则光彩动摇，奋然如怒。置之于堂中，夜则蚊蚋不敢入，拂之为声，鷄犬牛马无不惊逸。若垂之池潭，则鳞介之属悉俯伏而至。引水于空中，则成瀑布三五尺，未尝辄断。烧燕肉熏之，则??焉若生云雾。厥后上知其异，屡言之，载不得已而遂进焉。载自云得于洞庭道士张知和。载宠姬薛瑶英攻诗书，善歌舞，仙姿玉质，肌香体轻，虽旋波、摇光、飞燕、绿珠，不能过也。瑶英之母赵娟，亦本岐王之爱妾也，后出为薛氏之妻，生瑶英而幼以香啗之，故肌香也。及载纳为姬，处金丝之帐，却尘之褥。其褥出自勾骊国，一云是却尘之兽毛所为也。其色殷鲜，光软无比。衣龙绡之衣，一袭无一二两，抟之不盈一握。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，故于异国以求是服也。唯贾至、杨公南

与载友善，故往往得见歌舞。至因赠诗曰：「舞怯铢衣重，笑疑桃脸开。方知汉武帝，虚筑避风台。」王子年《拾遗记》：赵飞燕体轻恐暴风，帝为筑台焉。公南亦作长歌褒美，其略曰：「雪面蟾娥天上女，凤箫鸾翅欲飞去。玉钗碧翠步无尘，楚腰如柳不胜春。」瑶英善为巧媚，载惑之，怠于尘务。而瑶英之父曰宗本，兄曰从义，与赵娟递相出入，以搆贿赂，号为关节，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腹心。而宗本辈以事告者，载未尝不颌之。天下賈宝货求大官职，无不恃载权势，指薛、卓为梯媒。及载死，瑶英自为俚妻矣。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而崇贪名，自一妇人而致也。传于进士贾遂。

德宗皇帝英明果断，无以比德。每进用公卿大臣，莫不出自宸衷。若闻一善可录，未尝不称奖之。百官对敷如稍称旨，无不擡眉耸听，朝退辄书其姓名于座侧。或有奖用，多所称职。故卿大夫已下谓上圣英睿。每与宰臣从容询访时政，往往呼其行第。其尚贤进善皆此类也。及上蒙尘，幸奉天，翰林学士姜公辅屡进嘉谋，深叶上意。初，泾原兵乱长安，公辅奏云：「朱泚甚有反状，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令为凶逆也。」上仓皇之际，不暇听从。更云：朱泚素镇泾原，颇得将士心，今罢兵权，居常悒悒，不如诏之以从銮驾。不然，即斩之以绝后患。及闻段秀实之死，上执公辅手曰：「姜公姜公，先见之明可谓神略矣。卢，朕擢自郡守，坐于庙堂，自陈百口之说，何独悞我也！」卢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。上将欲幸奉天，自携火精剑出内殿，因叹曰：「千万年社稷，岂为狗鼠所窃耶？」遂以剑斫槛上铁狻猊，应手而碎，左右皆呼万岁。上曰：「若碎小寇如斩狻猊，不足忧也。」及乘舆遇夜，侍从皆见上仗数尺光明，即火精剑也。建中二年，大林国所贡云。其国有山方数百里，出神铁。其山有瘴毒，不可轻为采取。若中国之君有道，神铁即自流溢，鍊之为剑，必多灵异。其剑之光如电，切金玉如泥。以朽木磨之，则生烟焰；以金石击之，则火光流起。上始于行在，无药饵以备将士金疮。时有裨将为流矢所中，上碎琥珀匣以赐之，其匣则火精剑匣也。近臣谏曰：「陛下奈何以裨将金疮而碎琥珀匣？」上曰：「今凶奴逆恣，欲危社稷，是军中藉材用人之际，而战士有疮，如朕身之疮也。昔太宗剪须以付英公，今朕以人为宝，岂以剑匣为宝也！」左右及中外闻者，无不感悦。初，上欲西行，有知星者奏上曰：「逢林即住。」上曰：「岂可令朕处林木间乎？」姜公辅曰：「不然，但以地名亦应也。」及奉天尉贾隐林谒上于行在，上观隐林气宇雄俊，兼是忠烈之家，而名叶知星者语，隐林即天宝末贾循之犹子也。上因延于卧内，以采筹略之深浅。隐林于狮榻

前以手板画地，陈攻守之策，上甚异之。隐林因奏曰：「臣昨夜梦日坠地，臣以头戴日上天。」上曰：「日即朕也，此来事莫非前定！」遂拜为侍御史，纠劾行在。寻迁左常侍。后驾迁幸梁州，而隐林卒。

二年夏五月，京师副元帅李晟收复宫阙。朱泚走泾原，而兵士才余数百人，昏忽迷路，不辨南北，因问路于田父。田父对曰：「岂非朱太尉耶？」伪宰相源休止之曰：「汉皇帝。」泚伪号汉。田父曰：「天不长凶，地不生恶，蛇不为龙，鼠不为虎。天网恢恢，去将何适？」泚怒将杀之，忽亡其所在。及去泾州百余里，泚忽马上叩头称乞命，而手足纷纭若有拒捍，因之坠马。良久复苏，左右扶上马，问其故，泚曰：「见段司农、刘海宾杖戈执戟，与朕相敌，不堪其苦也。」时将士闻者益怀异意。翌日达泾州，伪节度使田希鉴闭门不纳，遂至宁州彭源县，为心腹卫士韩旻、薛纶、朱维孝等逼而坠辇，将杀之。泚谓旻曰：「汝等朕所钟爱，今将败绩，可忍共杀耶？」旻曰：「诚为陛下腹心，失则不可共为涂炭。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贵也。」言未终，泚首已断。泚始乱长安，源休、姚令言等，广陈图讖，以坚泚意。及为伪宰相，日益自负。休乃收图书，贮仓廩，作萧何事业。或闻王师不利，而喜色出面，谓令言曰：「天下将定，吾等之功岂后于萧何矣？」令言曰：「汉皇未弱于刘季。」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谏曰：「若度其才，即吾为萧，姚为曹耳。」识者闻之，谓休不奈官职。乔琳虽受伪官而性好谐戏，因语旧僚曰：「源公真所谓火迫鄗侯耳。」

代宗朝，异国所献奇禽驯兽，自上即位多放弃之。建中二年，南方贡朱来鸟，形有类于戴胜，而红觜绀尾，尾长于身。巧解人语，善别人意。其音清响，闻于庭外数百步。宫中多所怜爱，为玉屑和香稻以啗之，则其声益加寥亮。夜则栖于金笼，昼则飞翔于庭庑，而俊鹰大鹞不敢近。一日，为巨雕所搏而毙，宫中无不歔歔。或遇其笼自开，内人有善书者，于金华纸上为朱来鸟写《多心经》。及朱泚犯禁闱，朱来鸟之兆明矣。又大历中，泽潞有僧号普满，随意所为，不拘僧相，或歌或哭，莫喻其旨。以言事往往有验，故时人比为万回。建中初，于潞州佛舍中题诗数篇而亡去。所记者云：「此水连泾水，双珠血满川。青牛将赤虎，还号太平年。」此水者，泚字。泾水者，自泾州兵乱。双珠

者，泚与弟滔。青牛者，兴元二年乙丑岁。乙，木也；丑，牛也。是岁改贞元元年。丙，火；寅，虎也。是岁贼平故也。

上切于时政，而颇倚注于台衮之臣。每命相，密召学士草诏。及进本，上辄多改注，即顾谓左右曰：「朕处渠等极位，复以美词褒之，所冀为朕戮力同心以大化。」既用崔佑甫为相，悉以国务委之，而佑甫事无巨细悉皆陈谏。上曰：「朕与卿道合，天下细事卿宜随便剖奏，无乃多疑朕也。」自是佑甫之道益为公当。及杨公南、卢执政，报恩复讎，紊乱纲纪，朝野为之戢手。公南既杀刘晏，士庶莫不冤痛之。明年，公南得罪，赐死崖州，时人谓刘相公冤报矣。建中元年七月乙丑，杨杀晏。二年十月乙未，贬杨为崖州司户，去州百里赐死。实录云：七月庚午晏已受诛，使回，云至乙丑，下诏杀之。

上每临朝，多令徵四方丘园才能学术直言极谏之士，由是提笔贡艺者，满于阙下。上亲自考试，用絶请託之门。是时文学相高，公道大振，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。上试制科于宣政殿，或有词理乖谬者，即浓笔抹之至尾。如辄称旨者，必翘足朗吟。翌日，则徧示宰臣学士曰：「此皆朕门生也。」是以公卿大臣已下，无不服上藻鉴。宏词独孤绶所司试《放驯象赋》，及进其本，上自览考之，称叹者久，因吟其句曰：「化之式孚，则必受乎来献；物或违性，斯用感于至仁。」上以绶为知去就，故特书第三等。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。上即位，悉令放之于荆山之南，而绶不辱其受献，不伤放弃，故赏其知去就焉。

贞元三年，中常侍自蜀使回，进瑞鞭一。其文节高，有麟凤龟龙之形，体质微，而鳞甲毛羽无不备具。其色照烂，有类琥珀。于暗中挥之则如电光。上虽不好宝货祥瑞，及览此鞭，颇甚称旨称叹。遂置之于明珠匣，其匣盖饰以明珠者也。

上西幸有二马，一号「神智骢」，一号「如意骝」，皆耳中有毛，引之可长一尺。《相马经》云：耳中有毛长一尺者，日行千里。而进退缓急皆如上意，故以是名之。一日，花木方春，上欲幸诸苑。内廄控马侍者进瑞鞭，上指二骏语近臣曰：「昔朕西幸有二骏，谓之二绝；今获此鞭，可谓三绝矣。」遂命酒饮之，左右引翼而去，因吟曰：「鸳鸯赭白齿新齐，晚日花间落碧蹄。玉勒乍回初喷沫，金鞭欲下不成嘶。」中书舍人韩翃诗也。

八年，吴明国《洞冥记》有吴明之珑。贡常燃鼎，鸾蜂蜜。云其国去东海数万里，经挹娄、沃沮等国。挹娄、沃沮皆出《汉·东夷传》。其土宜五穀，珍玉尤多。礼乐仁义无剽劫，人寿二百岁。俗尚神仙术，而一岁之内乘云控鹤者往往有之。常望有黄气如车盖，知中国有土德王，遂愿入贡焉。常燃鼎量容三斗，光洁类玉，其色纯紫，每修饮饌，不炽火而俄顷自熟，香洁异于常等。久食之，令人反老为少，百疾不生。鸾蜂蜜，云其蜂之声有如鸾凤，而身被五彩，大者可重十余斤。为窠于深岩峻岭间，大者占地二三亩。国人采其蜜三二合，如过度则有风雷之异。若悞螫人则生疮，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。其蜜色碧，常贮之于白玉椀，表里莹彻，如碧琉璃，久食之令人长寿，颜如童子，发白者应时而黑，及沉疴眇跛诸僻恶之病，无不疗焉。

## 卷中

顺宗皇帝即位岁，拘弭国贡却火雀一雄一雌、履水珠、常坚冰、变昼草。其却火雀纯黑，大小似燕，其声清，殆不类寻常禽鸟，置于火中，火自散去。上嘉其异，遂盛于水精笼，悬于寝殿。夜则宫人持蜡炬以烧之，终不能损其羽毛。履水珠色黑类铁，大于鸡卵，其上鳞皴，其中有窍。云持入江海内，可行于洪波之上下。上始不谓之实，遂命善浮者以五色丝贯之，繫于左臂，毒龙畏五色丝。遣入龙池，其人则步骤于波上，若在地。亦潜于水中，良久复出，而徧体略无沾湿。上奇之，因以御饌赐使人。至长庆中，嫔御试弄于海池上



，遂化为黑龙入于池内，俄而云烟暴起，不复追讨矣。常坚冰，云其国有大凝山，中有冰千年不释。及賈至京师，洁冷如故，虽盛暑赭日终不消，嚼之即与中国者无异。变昼草，有类芭蕉，可长三尺，而一茎千叶，树之则百步内昏黑如夜。始藏于百宝匣中，其上緘以胡书。上见而怒曰：「背明向暗之物，是何贵也？」遂命并匣焚之于使前。使初不为乐，及退，谓鸿胪曰：「本国以变昼为异，今皇帝以向暗为非，可谓明德也。」

永贞元年，南海贡奇女卢眉娘，年十四，眉娘生而眉如线细长也。称本北祖帝师之裔。自大足中流落于岭表，后汉卢景祚、景裕、景宣、景融兄弟四人皆为帝师，因号为帝师也。幼而慧悟，工巧无比。能于一尺绢上绣《法华经》七卷，字之大小不逾粟粒，而点画分明，细于毛发。其品题章句，无有遗阙。更善作飞仙盖，以丝一缕分为三缕，染成五彩，于掌中结为伞盖五重，其中有十洲三岛、天人玉女，台殿麟凤之象而外，执幢捧节之童，亦不啻千数。其盖阔一丈，秤之无三数两。自煎灵香膏傅之，则虬硬不断。上叹其工，谓之神助，因令止于宫中，每日但食胡麻饭二三合。至元和中，宪宗皇帝嘉其聪慧而奇巧，遂赐金凤环以束其腕。知眉娘不愿住禁中，遂度以黄冠，放归南海，仍赐号曰逍遥。及后神迁，香气满室，弟子将葬，举棺觉轻，即彻其盖，惟有藕屨而已。后入海人往往见乘紫云游于海上。是时罗浮处士李象先作《卢逍遥传》，而象先之名无闻，故不为世人传焉。

宪宗皇帝寬仁大度，不妄喜怒。及便殿与宰臣言政事，莫不严肃容貌。是以进善出恶，俗泰刑清，而天下风化矣。或延英入阁，未尝不以生民哀乐为意。或四方进歌舞妓乐，上皆不纳。则谓左右曰：「六宫之内嫔御已多，一旬之中资费盈万，岂可剥肤捶髓强娱耳目焉！」其俭德忧人皆此类也。

吴元济之乱淮西，以宰臣裴度为元帅，及对于殿，上曰：「伪蔡称兵，朕于择帅甚难其人也。且安天下用将帅，如造大舟以越沧海，其功则多，其成则大，一日万里，无所不届。若乘一叶而蹈洪波，其功也寡，其覆也速。朕今讬

元老以摧狂寇，真谓一日万里矣。」度曰：「微臣无状，叨蒙大用。唯虑一丸之卵不足以胜太山，款段之马不足以行千里。但竭臣至忠，以仗宗庙之灵，臣虽不才，敢以死效命。」泣下沾濡，若不胜语。上亦为之动容。

元和五年，内给事张惟则自新罗使回，云：于海上泊洲岛间，忽闻鷄犬鸣吠，似有烟火，遂乘月闲步，约及一二里，则见花木台殿，金户银阙，其中有数公子，戴章甫冠，着紫霞衣，吟啸自若。惟则知其异，遂请谒见。公子曰：「汝何所从来？」惟则具言其故。公子曰：「唐皇帝乃吾友也，汝当旋去，为吾传语。」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龟印以授惟则，乃置之于宝函。复谓惟则曰：「致意皇帝。」惟则遂持之还舟中。回顾旧路，悉无踪迹。金龟印长五寸，上负黄金，玉印面方一寸八分，其上曰：「凤芝龙木，受命无疆。」惟则达京师，即具以事进。上曰：「朕前生岂非仙人乎？」及览龟印，叹异良久，但不能谕其文尔。因命緘以紫泥玉鑲，致于帐内。其上往往见五色光，可长数尺。是月寝殿前连理树上生灵芝二株，宛如龙凤。上因叹曰：「凤芝龙木，宁非此验乎？」

上好神仙不死之术，而方士田佐元、僧大通皆令入宫禁，以鍊石为名。时有处士伊祁玄解，缜发童颜，气息香洁。常乘一黄牝马，才高三尺，不啗刍粟，但饮醇酎；不施缰勒，唯以青毡藉其背。常游历青兗间，若与人款曲语，话千百年事，皆如目擊。上知其异人，遂令密召入宫，处九华之室，设紫茭之席，饮龙膏之酒。紫茭席色紫而类茭叶，光软香净，冬温夏凉。龙膏酒黑如纯漆，饮之令人神爽，此本乌弋山离国所献。乌弋山离国见班固《西域传》。上每日亲自访问，颇加敬仰。而玄解鲁朴，未尝闲人臣礼。上因问曰：「先生春秋既高，而颜色不老，何也？」玄解曰：「臣家于海上，常种灵草食之，故得然也。」即于衣间出三等药实，为上种于殿前：一曰双麟芝，二曰六合葵，三曰万根藤。双麟芝色褐，一茎两穗，隐隐形如麟，头尾悉具，其中有子如瑟瑟焉。六合葵色红而叶类于茭葵，始生六茎，其上合为一株，共生十二叶，内出二十四花，花如桃花而一朵千叶，一叶六影，其成实如相思子。万根藤一子而生万根，枝叶皆碧，鈎连盘屈，可荫一亩，其花鲜洁，状类芍药，而藜色殷红，细如丝发，可长五六寸，一朵之内，不啻千茎，亦谓之绛心藤。灵草既成

，人莫得见。玄解请上自采饵之，颇觉神验，由是益加礼重。遇西域有进美玉者二，亡其国名。一圆一方，径各五寸，光彩凝冷，可鉴毛发。时玄解方坐于上前，熟视之曰：「此一龙玉也，一虎玉也。」上惊而问曰：「何谓龙玉、虎玉耶？」玄解曰：「圆者龙也，生于水中，为龙所宝，若投之水，必虹蜺出焉。方者虎也，生于岩谷，为虎所宝，若以虎毛拂之，即紫光迸逸，而百兽慑服。」上异其言，遂令试之，各如其说。询得玉之由，使人曰：「一自渔者得，一自猎者获。」上因命取龙虎二玉，以锦囊盛之于内府。玄解将还东海，亟请于上，上未之许。过宫中刻木作海上三山，彩绘华丽，间以珠玉。上因元日，与玄解观之，指蓬莱曰：「若非上仙，无由得及此境。」玄解笑曰：「三岛咫尺，谁曰难及？臣虽无能，试为陛下一游，以探物象妍丑。」即踊体于空中，渐觉微小，俄而入于金银阙内，左右连声呼之，竟不复有所见。上追思叹恨，仅成羸疹。因号其山为藏真岛，每诘旦于岛前焚凤脑香以崇礼敬。后旬日，青州奏云：玄解乘黄牝马过海矣。

八年，大轸国贡重明枕、神锦衾、碧麦、紫米。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，当轸宿之位，故曰大轸国，经合丘禹橐之山。合丘禹橐山见《山海经》。重明枕，长一尺二寸，高六寸，洁白逾于水精，中有楼台之状，四方有十道士，持香执简，循环无已，谓之行道真人。其楼台瓦木丹青、真人衣服簪帔，无不悉具，通莹焉如水覩物。神锦衾，水蚕丝所织也。方二丈，厚一寸，其上龙文凤彩，殆非人工。其国以五色彩石鬲池塘，采大拓叶饲蚕于池中，始生如蚊睫，游泳于其间，及老可五六寸。池中有挺荷，虽惊风疾吹，不能倾动，大者可阔三四尺。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，以成其茧，形如斗，自然五色。国人操之，以织神锦，亦谓之灵泉丝。上始览锦衾，与嫔御大笑曰：「此不足以为婴儿綳{左木右席}，曷能为我被耶？」使者曰：「此锦之丝，水蚕也；得水则舒，水火相反，遇火则缩。」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，以水一喷，即方二丈，五色灿烂，逾于向时。上乃叹曰：「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不亦然哉！」则却令以火逼之，须臾如故，上益异之。翌日，出示术士田元佐、李元戢焉。碧麦大于中华之麦粒，表里皆碧，香气如粳米，食之体轻，久则可以御风。紫米有类苳蓐，炊一升得饭一斗，食之令人髭发缜黑，颜色不老，久则后天不死。上因中元日荐于玄元皇帝，故当时道士有得食者。得于太清宫道士朱环中。

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，花始开，香气袭人，一朵千叶，大而且红。上每覩芳盛，叹曰：「人间未有。」自是宫中每夜，即有黄白蛺蝶万数，飞集于花间，辉光照耀，达晓方去。宫人竞以罗巾扑之，无有获者。上令张网于空中，遂得数百于殿内，纵嫔御追捉以为娱乐。迟明视之，则皆金玉也。其状工巧，无以为比。而内人争用绛缕绊其脚，以为首饰。夜则光起妆奁中。其后开宝厨，覩金钱玉屑之内将有化为蝶者，宫中方觉焉。

飞龙卫士韩志和，本倭国人也，善雕木作鸾鹤鷓鴣之状，饮啄动静，与真无异。以关戾置于腹内，发之则凌云奋飞，可高三尺，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。兼刻木作猫儿以捕鼠雀。飞龙使异其机巧，遂以事奏，上覩而悦之。志和更雕踏床，高数尺，其上饰之以金银彩绘，谓之见龙床。置之则不见龙形，踏之则鳞鬣爪牙俱出。及始进，上以足履之，而龙夭矫若得云雨，上怖畏，遂令撤去。志和伏于上前曰：「臣愚昧，致有惊忤圣躬。臣愿别进薄伎稍娱至尊耳目，以赎死罪。」上笑曰：「所解伎何？试为我作之。」志和遂于怀中出一桐木合子，方数寸，中有物名蝇虎子，数不啻一二百焉，其形皆赤，云以丹砂啗之故也。乃分为五队，令舞《凉州》。上令召乐以举其曲，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。每遇致词处，则隐隐如蝇声。及曲终，纍纍而退，若有尊卑等级。志和臂虎子，令于上前猎蝇，于数百步之内，如鷓捕雀，罕有不获者。上嘉其小有可观，即赐以杂彩银椀。志和出宫门，悉转施于他人。不逾年，竟不知志和之所在。

敬宗皇帝宝历元年，南昌国献玳瑁盆、浮光裘、夜明犀。其国有酒山、紫海。盖山有泉，其味如酒，饮之甚美，醉则经月不醒。紫海，水色如烂椹，可以染衣。其龙鱼龟鼈、砂石草木，无不紫焉。玳瑁盆可容十斛，外以金玉饰之。及盛夏，上置于殿内，贮水令满，遣嫔御持金银杓酌水相沃以为嬉戏，终不竭焉。浮光裘，即海水染其色也，以五彩蹙成龙凤，各一千三百，络以九色真珠。上衣之以猎北苑，为朝日所照，而光彩动摇，观者皆眩其目，上亦不为之贵。一日，驰马从禽，忽值暴雨，而浮光裘略无沾润，上方叹为异物也。夜明

犀，其状类通天，夜则光明可照百步，覆缯千重，终不能掩其辉焕。上令解为腰带，每游猎，夜则不施蜡炬，有如昼日。

宝历二年，濶东国贡舞女二人：一曰飞鸾，二曰轻凤。修眉黦首，兰气融洽，冬不纟衣，夏不汗体。所食多荔枝榘实、金屑龙脑之类。衣駉罗之衣，戴轻金之冠，表异国所贡也。駉罗衣无缝而成，其纹巧织，人未之识焉。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状，仍饰以五彩细珠，玲珑相续，可高一尺，秤之无二三分。上更琢玉芙蓉以为二女歌舞台，每歌声一发，如鸾凤之音，百鸟莫不翔集其上。及观于庭际，舞态艳逸，更非人间所有。每歌罢，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，盖恐风日所侵故也。由是宫中语曰：「宝帐香重重，一双红芙蓉。」

上降日，大张音乐，集天下百戏于殿前。时有妓女石火胡，本幽州人也，挈养女五人，才八九岁，于百尺竿上张弓絃五条，令五女各居一条之上，衣五色衣，执戟持戈，舞《破阵乐》曲，俯仰来去，赴节如飞。是时观者目眩心怯。火胡立于十重朱画牀子上，令诸女迭踏以至半空，手中皆执五彩小帜，牀子大者始一尺余。俄而手足齐举，为之踏浑脱，歌呼抑扬，若履平地。上赐物甚厚。文宗即位，恶其太险伤神，遂不复作。

文宗皇帝尚贤乐善，罕有伦比。每与宰臣学士论政事之暇，未尝不话才术文学之士。故当时以文进者，无不谔谔焉。于是上每视朝后，即阅羣书，见无道之君行状，则必扼腕歔歔；读尧舜禹汤传，则欢呼袞袞，谓左右曰：「若不甲夜视事，乙夜观书，何以为人君耶？」每试进士及诸科举人，上多自出题目。及所司进所试，而披览吟诵，终日忘倦。常延学士于内廷，讨论经义，较量文章，令宫女已下侍茶汤饮馔。而李训讲《周易》微义，颇叶于上意。时方盛夏，遂命取水玉腰带及辟暑犀如意以赐训。训谢之，上曰：「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。」上读高郢《无声乐赋》、白居易《求玄珠赋》，谓之玄祖。传于水部贾嵩员外。

大和九年，诛王涯、郑注后，仇士良专权恣意，上颇恶之。或登临游幸，虽百戏骈罗，未尝为乐，往往瞠目独语，左右莫敢进问。因题诗曰：「辇路生春草，上林花满枝。凭高何限意？无复侍臣知。」

上于内殿前看牡丹，翘足凭栏，忽吟舒元舆《牡丹赋》云：「俯者如愁，仰者如语，合者如咽。」吟罢，方省元舆词，不觉叹息良久，泣下沾臆。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《河满子》，调声风态，率皆宛畅。曲罢，上赐金臂环，即问其从来。阿翘曰：「妾本吴元济之妓女，济败，因以声得为宫人。」俄遂进白玉方响，云本吴元济所与也，光明皎洁，可照十数步。言其犀槌即响犀也，凡物有声，乃响应其中焉。架则云檀香也，而文彩若云霞之状，芬馥着人，则弥月不散。制度精妙，固非中国所有。上因令阿翘奏《凉州曲》，音韵清越，听者无不凄然。上谓之天上乐，乃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焉。

开成初，宫中有黄色蛇，夜自宝库中出，游于阶庭间，光彩照灼，不可擒捕。宫人掷珊瑚玦击之，遂并玦而亡去。掌库者具以事告，上令徧搜库内，乃得黄金蛇，而珊瑚玦着其首。上熟视之，曰：「昔隋炀帝为晋王时，以黄金蛇赠陈夫人，吾不知此蛇得自何处。」左右因覩颌下有「」字，上蹶然曰：「果不失朕所疑耳。」阿，炀帝小字也。上之博学敏悟，率多此类。遂命取颇梨连环繫于玉彘之前足，其后更不复见焉。以彘能啗蛇也。

上好食蛤蜊，一日左右方盈盘而进，中有擘之不裂者。上疑其异，乃焚香祝之。俄顷自开，中有二人，形眉端秀，体质悉备，螺髻璎珞，足履菡萏，谓之菩萨。上遂置之于金粟檀香合，以玉屑覆之，赐兴善寺，令致敬礼。至会昌中毁佛舍，遂不知所在。传之泾州从事陈讷。

王涯初为大官，名德闻望颇为朝廷钦仰。末年恃宠固位，为士大夫讥之。其所居之地，妖怪屡见，知气者以不吉语告之，而涯广自引谕，曾无休退之意。及伏诛，时人谓王公祸至不省，惑矣！

郑注奸险，左道荧惑人主，为天下侧目。郑镇凤翔日，有草如茵，生于紫金带上。注既心有所图，乃喜谓芝瑞。识者以物反其所。夫草生于土，常也；今生于金，是反常也。郑氏之祸将至，其不久矣。注又尝置药筐，药化为青蝇万数飞去。注颇恶之，数日不视事，未踰月而诛焉。

贾餗布衣时，谒滑台节度使贾耽，耽以餗宗党，复喜其文才宏丽，由是延纳之。忽一日，宾客大会，有善相者，在耽座中。及餗退而相者谓曰：「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，当位极人臣。然当执政之时，朝廷微变。若当此际，诸公宜早避焉。」耽颌之，以至动容。及大和初，餗秉钧衡，有知者潜匿于山谷间，十有三四耳。

王沐者，涯之再从弟也，家于江南，老而且穷。以涯执相权，遂跨蹇驴至京师，索米馑舍。经三十余月，始得一见涯于门屏，所望不过一簿尉耳。涯潦倒无鴈序之情。大和九年秋，沐方说涯之嬖奴以导所欲，涯始一召见，欸曲而许微官处焉。自是旦夕造涯之门，以俟其命。及涯败露伏法，仇士良收王氏家族，沐方在涯私第，以为族人，被执而腰斩之。

舒守谦即元舆之族也，聪敏慧悟，富有春秋。元舆以源流非远，而礼遇颇厚，经岁处元舆舍，未尝一日间怠于车服饮馔。元舆谓之犹子，荐取明经第，官历秘书郎。及持相印，许列清曹命之。无何，末年以非过怒守谦，至于朔旦伏谒，顿不相见。由是日加谴责，亦为童仆辈白眼。守谦既不自安，遂置书

于门下，辞往江南。元舆亦不见问。翌日，办装出长安，咨嗟蹇分，怊怅自失。即驻马回望，泣涕涟洏。始达昭应，忽闻元舆之祸，释然惊喜，是时于宰相宅收捕家口，不问亲疏，并从诛戮。当时论者以王、舒祸福之异，有定分焉。

## 卷下

武宗皇帝会昌元年，夫余国夫余国见《汉·东夷传》。贡火玉三斗及松风石。火玉色赤，长半寸，上尖下圆。光照数十步，积之可以燃鼎，置之室内则不复挟纩。才人常用煎澄明酒。其酒亦异方所贡也，色紫如膏，饮之令人骨香。松风石方一丈，莹彻如玉，其中有树，形若古松偃盖，飒飒焉而凉飈生于其间。至盛夏，上令置诸殿内，稍秋风飏飏，即令撤去。上好神仙术，遂起望仙台以崇朝礼。复修降真台，舂百宝屑以涂其地，瑶楹金栱，银槛玉砌，晶荧炫耀，看之不定。内设玳瑁帐、火齐牀，焚龙火香，荐无忧酒。此皆他国所献也。亡其国名。上每斋戒沐浴，召道士赵归真已下共探希夷之理。由是室内生灵芝二株，皆如红玉。又渤海贡马脑横、紫瓷盆。马脑横方三尺，深色如茜所制，工巧无比，用贮神仙之书，置之帐侧。紫瓷盆量容半斛，内外通莹，其色纯紫，厚可寸余，举之则若鸿毛。上嘉其光洁，遂处于仙台秘府，以和药饵。后王才人掷玉环，误缺其半菽，上犹叹息久之。传于濮州刺史杨坦。

处士元藏几，自言是后魏清河孝王之孙也，隋炀帝时官奉信郎。大业元年，为过海使判官，遇风浪坏船，黑雾四合，同济者皆不救，而藏几独为破木所载，殆经半月，忽达于洲岛间。洲人问其从来，藏几具以事对。洲人曰：「此乃沧浪洲，去中国已数万里。」乃出菖蒲酒、桃花酒饮之，而神气清爽焉。其洲方千里，花木常如二三月，地土宜五穀，人多不死。亦出凤凰孔雀灵牛神马之属。又产分蒂瓜，瓜长二尺，其色如椹，一颗二蒂。有碧枣丹栗，皆大如梨。其洲人多衣缝掖衣，戴远游冠，与之语中华事，则历历如在目前。所居或金阙银台，玉楼紫阁，奏箫韶之乐，饮香雾之醕。洲上有久视山，山下出澄绿水，其泉阔一百步，亦谓之流绿渠。虽投之金石，终不沉没，故洲人以瓦铁为船舫。又有良金池，可方数十里，水石沙泥，皆如金色，其中有四足鱼。今刑部



卢浔员外云：金义岭有池如盆，其中有鱼皆四足。又有金莲花，洲人研之如泥，以间彩绘，光影焕烁，与真金无异，但不能入火而已。更有金茎花，其花如蝶，每微风至，则摇荡如飞，妇人竞采之以为首饰。且有语曰：「不戴金茎花，不得在仙家。」又有强木造舟楫，其上多饰珠玉以为游戏。强木，不沉木也，方一寸，重百斤，巨石缁之，终不能没。藏几淹驻既久，忽思中国，洲人遂制凌风舸以送之，激水如箭，不旬日即达于东莱。问其国，乃皇唐也；询年号，则贞元也；访乡里，则榛芜也；追子孙，皆疎属也。自隋大业元年至贞元末，殆二百年矣。有二鸟大小类黄鹁，每翔翥空中，藏几呼之则至，或令衔珠，或令授人语，乃谓之传信鸟，本出沧浪洲也。藏几工诗好酒，混俗无拘检，数十年间遍游无定，人莫知之。惟赵归真常与藏几弟子九华道士叶通微相遇，遂得其实。归真往往以藏几之异，备奏于上，上令谒者賫手诏急徵，及至中路，忽然亡去。谒者惶怖，即上疏具言其故。上览疏咨嗟曰：「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异人。」后有人见藏几泛小舟于海上者，至今江表道流，大传其事焉。

宣宗皇帝英明俭德，器识高远。比在藩邸，常为诸王典式。忽一日不豫，神光满身，南面独语，如对百寮。郑太后惶恐，虑左右有以此事告者，遂奏文宗，云上心疾。文宗召见，熟视上貌，以玉精如意抚背曰：「此真我家他日英主，岂曰心疾乎？」即赐上御马金带，仍令选良家子以纳上宅。及即位，时人比汉文帝。衣澣濯之衣，饌不兼味。先是，宫中每欲行幸，即先以龙脑郁金藉其地。自上垂拱，并不许焉。凡与朝士从容，未尝一日不论儒学，而颇注意于贡举。常于殿柱上题乡贡进士字。或大臣出镇，即赋诗赐之。凡欲对公卿百寮，必先严整容止，更衣盥手，然后方出。语及庶政，则终日忘倦。章奏有不欲左右见者，率皆焚蕪。倡优妓乐或弥日嬉戏，上未尝等闲破颜，纵赐与亦甚寡薄。一日，后宫有疾，召医人侍汤药。洎平愈，上袖出金数两遗之。医者将谢，遽止之曰：「勿使内官知，言出于外，更使谏官上疏也。」其俭静率多此类。

大中初，女蛮国贡双龙犀，有二龙，鳞鬣爪角悉备。明霞锦，云鍊水香麻以为之也，光耀芬馥着人，五色相间，而美丽于中国之锦。其国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体，故谓之菩萨蛮。当时倡优遂制《菩萨蛮》曲，文士亦往往声其词

。更有女王国，贡龙油绫、鱼油锦，纹彩尤异，皆入水不濡湿，云有龙油鱼油故也。优者亦作《女王国》曲，音调宛畅，传于乐部。《后汉·东夷传》云：海中有女王国，视井即有孕；又梁朝公子传云女国有六。

大中中，日本国王子来朝，献宝器音乐，上设百戏珍馐以礼焉。王子善围棋，上勅顾师言待诏为对手。王子出楸玉局，冷暖玉棋子，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，岛上有凝霞台，台上有手谈池，池中产玉棋子，不由制度，自然黑白分焉。冬温夏冷，故谓之冷暖玉。又产如楸玉，状类楸木，琢之为棋局，光洁可鉴。及师言与之敌手，至三十三下，胜负未决。师言惧辱君命，而汗手凝思，方敢落指，则谓之镇神头，乃是解两征势也。王子瞪目缩臂，已伏不胜，回语鸿胪曰：「待诏第几手耶？」鸿胪诡对曰：「第三手也。」师言实第一国手矣。王子曰：「愿见第一。」曰：「王子胜第三，方得见第二；胜第二，方得见第一。今欲躁见第一，其可得乎？」王子掩局而吁曰：「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，信矣！」今好事者尚有《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》。

罗浮先生轩辕集，年过数百而颜色不老，立于牀前则发垂至地，坐于暗室则目光可长数丈。每采药于深岩峻谷，则有毒龙猛兽，往来卫护。或晏然居家，人有具斋邀之，虽一日百处，无不分身而至。或与人饮酒，则袖出一壶，才容一二升，纵客满座而倾之，弥日不竭。或他人命饮，即百斗不醉。夜则垂发于盆中，其酒沥沥而出，麝麝之香，辄无减耗。或与猎人同羣，有非朋游者，俄而见十数人仪貌无不间别。或飞朱篆于空中，则可届千里。有病者，以布巾拭之，无不应手而愈。及上召入内庭，遇之甚厚。每与从容论道，率皆叶于上意。因问曰：「长生之道可致乎？」集曰：「撤声色，去滋味，哀乐如一，德施无偏，自然与天地合德，日月齐明，则致尧舜禹汤之道，而长生久视之术，何足难哉？」又问：「先生之道孰愈于张果？」曰：「臣不知其他，但少于果耳。」及退，上遣嫔御取金盆，覆白鹊以试之。集方休于所舍，忽起谓中贵人曰：「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？」中贵人皆不喻其言。于时上召令速至，而集才及玉阶，谓上曰：「盆下白鹊宜早放之。」上笑曰：「先生早已知矣。」坐于御榻前，上令宫人侍茶汤。有笑集貌古布素者，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，须臾忽变成老姬，鷄皮鲐背，发鬓皤然。宫人悲骇，于上前流涕不已。上

知宫人之过，促令谢告先生，而容质却复如故。上因语京师无豆蔻荔枝花，俄顷二花皆连枝叶各数百，鲜明芳洁，如才折下。又尝赐甘子，集曰：「臣山下有味逾于此者。」上曰：「朕无复得之。」集遂取上前碧玉瓿，以宝盘覆之，俄顷撤盘，即甘子至矣。芬馥满殿，其状甚大。上食之，叹其甘美无匹。又问曰：「朕得几年天子？」即把笔书曰「四十年」，但「十」字挑脚。上笑曰：「朕安敢望四十年乎！」及晏驾，乃十四年也。集初辞上归山，自长安至江陵，于一布囊中探金钱以施贫者，约数十万。中使从之，莫知其所出。既至，中路忽亡其所在，使臣惶恐不自安。后数日，南海奏先生归罗浮山矣。

大中末，舒州奏众鸟成巢，阔七尺，高一丈，而燕雀鹰鹞水禽山鸟，无不亲狎如一。又有鸟，人面绿毛，觜爪悉紺，其声曰甘虫，因谓之曰甘虫，时人画图鬻于市肆焉。

懿宗皇帝器度沉厚，形貌瓌伟。在藩邸时，疾疹方甚，而郭淑妃见黄龙出入于卧内。上疾稍间，妃异之，具以事闻。上曰：「无泄是言，贵不见忘。」又尝大雪盈尺，上寝室上，辄无分寸。诸王见者无不异之。

大中末，京城小儿叠布蘸水，向日张之，谓揆晕。及上自郢王即位，揆晕之言应矣。

宣宗制《泰边陲曲》，其词曰：「海岱晏咸通。」及上垂拱，而年号咸通焉。上仁孝之道出于天性。郑太后厌代而蔬素悲咽，同士人之礼，公卿奉慰者无不动容，以至酸鼻。

咸通九年，同昌公主出降，宅于广化里，赐钱五百万贯，仍罄内库宝货以实其宅。至于房栊户牖，无不以珍异饰之。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、食櫝水槽、釜铛盆瓮之属，仍镂金为笊篱箕筐。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牀，悉檣以金龟银螯。又琢五色玉器为什合，百宝为圆案。又赐金麦银米共数斛，此皆太宗庙条支国所献也。堂中设连珠之帐，却寒之帘，犀簟牙席，龙鬪凤褥。连珠帐，续真珠为之也。却寒帘，类玳瑁班，有紫色，云却寒之鸟骨所为也，未知出自何国。又有鸕鹚枕、翡翠匣、神丝绣被。其枕以七宝合成，为鸕鹚之状。翡翠匣，积毛羽饰之。神丝绣被，绣三千鸳鸯，仍间以奇花异叶，其精巧华丽絶比。其上缀以灵粟之珠，珠如粟粒，五色辉焕。又带蠲忿犀、如意玉。其犀圆如弹丸，入土不朽烂，带之令人蠲忿怒。如意玉类桃实，上有七孔，云通明之象也。又有瑟瑟幕、纹布巾、火蚕绵、九玉钗。其幕色如瑟瑟，阔三丈，长一百尺，轻明虚薄，无以为比。向空张之，则疎朗之纹如碧丝之贯真珠，虽大雨暴降不能湿溺，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也。纹布巾即手巾也，洁白如雪，光软特异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弥年，不生垢膩。二物称得之鬼谷国。火蚕绵云出炎洲，絮衣一袭用一两，稍过度则焯蒸之气不可近也。九玉钗上刻九鸾，皆九色，上有字曰「玉儿」。工巧妙丽，殆非人工所制。有金陵得之者，以献，公主酬之甚厚。一日昼寝，梦绛衣奴授语云：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。及觉，具以梦中之言言于左右。洎公主薨，其钗亦亡其处。韦氏异其事，遂以实话于门人。或有云：玉儿即潘妃小字也。逮诸珍异，不可具载。自两汉至皇唐，公主出降之盛，未之有也。公主乘七宝步辇，四面缀五色香囊，囊中贮辟寒香、辟邪香、瑞麟香、金凤香。此香异国所献也，仍杂以龙脑金屑。刻镂水精、马脑、辟尘犀为龙凤花，其上仍络以真珠玳瑁，又金丝为流苏，雕轻玉为浮动。每一出游，则芬馥满路，晶荧照灼，观者眩惑其目。是时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，忽相谓曰：「坐来香气何太异也？」同席曰：「岂非龙脑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余幼给事于嫔御宫，故常闻此，未知今日由何而致。」因顾问当垆者，遂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换酒于此也。中贵人共视之，益叹其异。上每赐御馔汤物，而道路之使相属。其馔有灵消炙、红虬脯；其酒有凝露浆、桂花醕；其茶则绿华、紫英之号。灵消炙，一羊之肉取之四两，虽经暑毒终不见败。红虬脯非虬也，但伫于盘中则健如虬。红丝高一尺，以筋抑之无数分，撤则复其故。迨诸品味人莫能识，而公主家饜饫如里中糠粃。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，玉馔俱列，暑气将甚，公主命取澄水帛，以水蘸之，挂于南轩，良久满座皆思挾纒。澄水帛长八九尺，似布而细，明薄可鉴，云其中有龙涎，故能消暑毒也。韦氏诸家好为叶子戏，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，令僧裯捧立堂中，而光明如昼焉。公主始有疾，召术士米賚为灯法，乃以香蜡烛遗之。米氏之隣人觉香气异

常，或诣门诘其故，竇具以事对。其烛方二寸，上被五色文，卷而爇之，竟夕不尽，郁烈之气可闻于百步。余烟出其上，即成楼阁台殿之状，或云蜡中有蜃脂故也。公主疾既甚，医者欲难其药饵，奏云得红蜜白猿膏，食之可愈。上令访内库，得红蜜数石，本兜离国所贡也。白猿脂数瓮，本南海所献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南方有山，中多白猿。虽日加饵，一无其验，而公主薨。上哀痛之，自制挽歌词，令百官继和。及庭祭日，百司与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之庭，家人争取其灰以择金宝。及葬于东郊，上与淑妃御延兴门，出内库金玉駝马凤凰麒麟，各高数尺，以为威仪。其衣服玩具悉与生人无异。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舛，刻木为楼阁宫殿龙凤花木人畜之象者，不可胜计。以绛罗多绣络金银瑟瑟为帐幕者亦各千队。结为幢节伞盖，弥街翳日。旌旗珂佩兵士卤簿率加等。以赐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，焚升霄降灵之香，击归天紫金之磬。繁华辉焕，殆二十余里。上赐酒一百斛，饼餠三十骆駝，各径阔二尺，饲役夫也。京城士庶，罢市奔看，汗流相属，惟恐居后。及灵车过延兴门，上与淑妃恸哭，中外闻者，无不伤泣。同日葬乳母，上又作祭乳母文，词理悲切，人多传写。是后上晨夕惴心挂想。李可及进《叹百年》曲，声词怨感，听之莫不泪下。又教数千人作叹百年队。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。画八百疋官絁作鱼龙波浪文，以为地衣。每一舞而珠翠满地。可及官历大将军，赏赐盈万，甚无状。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鲠直，乃谓可及曰：「尔恣巧媚以惑天子，灭族无日矣！」可及恃宠，亦无改作。可及善转喉舌，对至尊弄媚眼，作头脑，连声作词，唱新声曲，须臾即百数方休。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，谓之拍弹去声。一日，可及乞假为子娶妇。上曰：「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礼。」可及至舍，见一中使监二银榼，各高二尺余，宣赐。可及始谓之酒，及封启，皆实中也。上赐可及金麒麟高数尺，可及取官车载归私第。西门季玄曰：「今日受赐，更用官车，他日破家，亦须辇还内府，不道受赏，徒劳牛足。」后可及坐流岭南，其旧赐珍玩悉皆进纳。君子谓西门有先见之明。

上敬天竺教，十二年冬，制二高座赐新安国寺。一为讲座，一曰唱经座，各高二丈。研沉檀为骨，以漆涂之，镂金银为龙凤花木之形，徧覆其上。又置小方座，前陈经案，次设香盆，四隅立金颖伽，高三丈，磴道栏槛，无不悉具，前绣锦檐褥，精巧奇绝，冠于一时。即设万人斋，勅大德僧撤首为讲论。上勅修安国寺，台殿廊宇，制度宏丽。就中三间华饰秘邃，天下称之为最，工人以夜继日而成之。上亲幸赏劳，观者如堵。降诞日于宫中结彩为寺，赐升朝

官已下锦袍，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。

十四年春，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。百官上疏谏，有言宪宗故事者。上曰：「但生得见，歿而无恨也。」遂以金银为宝刹，以珠玉为宝帐香舁，仍用孔雀毳毛饰其宝刹，小者高一丈，大者二丈。刻香檀为飞帘花槛、瓦木阶砌之类，其上徧以金银覆之。舁一刹则用夫数百，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。工巧辉焕，与日争丽。又悉珊瑚、马脑、真珠、瑟瑟缀为幡幢，计用珍宝不啻百斛。其剪彩为幡为伞，约以万队。四月八日，佛骨入长安，自开远门安福楼，夹道佛声振地，士女瞻礼，僧徒道从。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，泣下沾臆。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。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，悉赐银碗锦彩。长安豪家竞饰车服，驾肩弥路，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，莫不蔬素以待恩福。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，以手执之，一步一礼，血流满地，至于肘行膝步，齧指截发，不可算数。又有僧以艾覆顶上，谓之鍊顶。火发痛作，即掉其首呼叫。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，而痛不可忍，乃号哭卧于道上，头顶焦烂，举止苍迫，凡见者无不大笑焉。上迎佛骨入内道场，即设金花帐、温清床，龙鳞之席，凤毛之褥，焚玉髓之香，荐?膏之乳，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。初迎佛骨，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，或高一二丈，迨八九尺，悉以金翠饰之，京城之内约及万数。是妖言香刹摇动，有佛光庆云现路衢，说者迭相为异。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，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，或水银以为池，金玉以为树。竞聚僧徒，广设佛像，吹螺击钹，灯烛相继。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，恣为嬉戏。又结锦绣为小车輿以载歌舞。如是充于辇毂之下，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。是岁秋七月，天子晏驾，识者以为物极为妖。公主薨而上崩，同昌之号明矣。

僖宗皇帝即位，诏归佛骨于法门，其道从威仪十无其一，具体而已。然京城耆耄士女争为送别，执手相谓曰：「六十年一度迎真身，不知再见复在何时。」即伏首于前，呜咽流涕，所在香刹诏悉铲除，近甸百无一二焉。